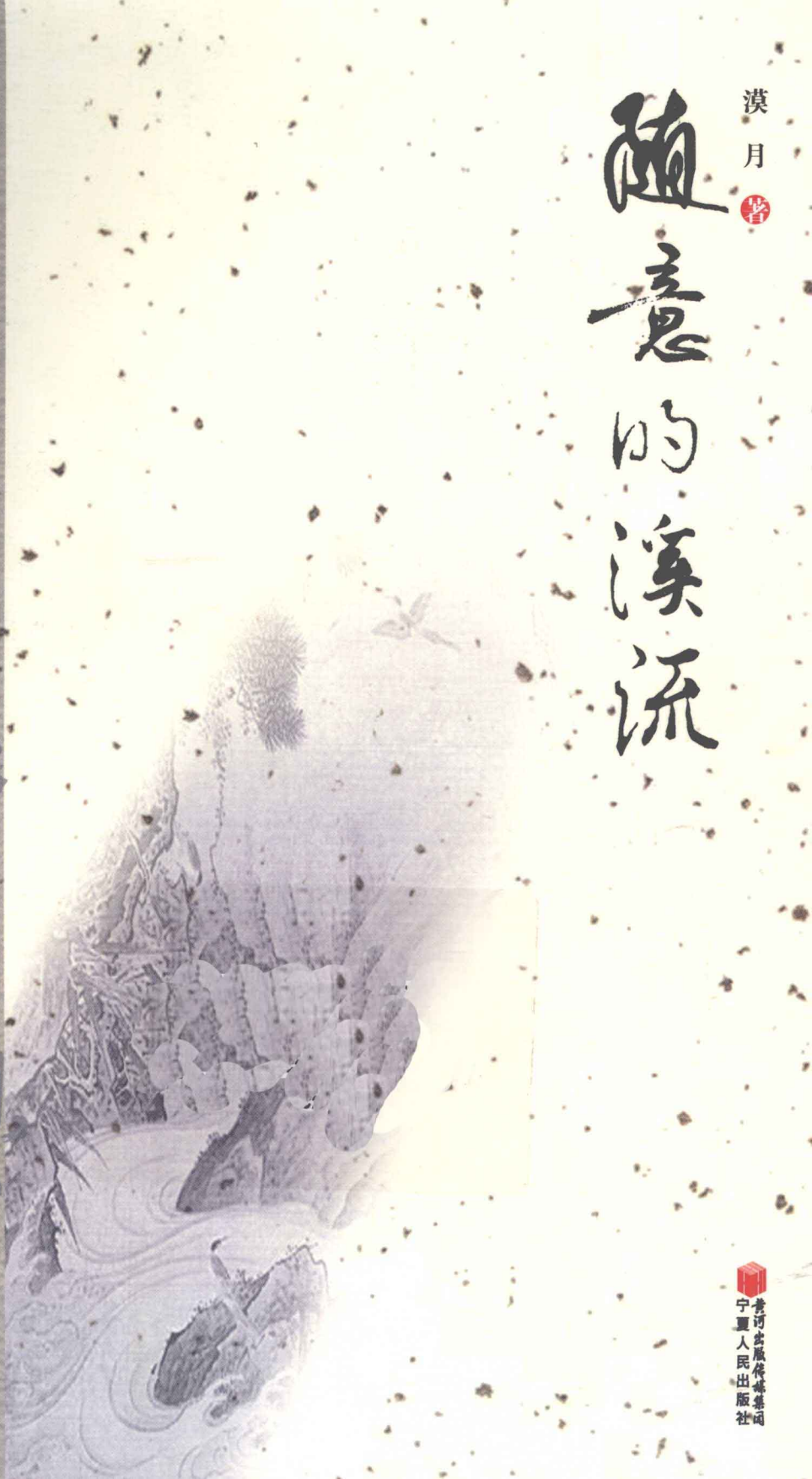


漢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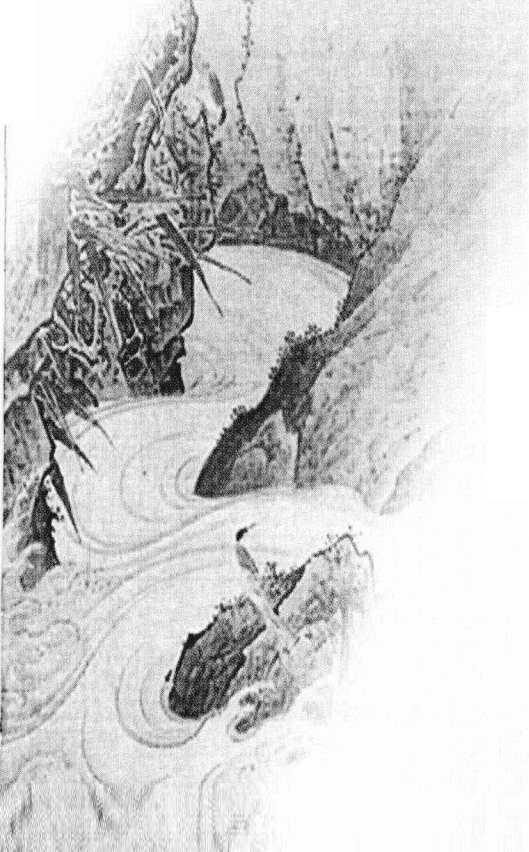
隨意的溪流

中國書畫史
卷一
序言



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

随意的溪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随意的溪流 / 漠月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11. 12
(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)
ISBN 978-7-227-04886-2

I. ①随… II. ①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3009 号

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——随意的溪流

漠 月 著

责任编辑 唐 晴 李宗妮

封面设计 项思雨

责任印制 王 瑞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14.25 字 数 200 千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8760

印 数 3500 册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4886-2/I·1271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辑：旅途行吟

圣地初旅 /003

戏说固原 /010

仰望六盘 /015

湖城随想 /020

兰一山庄的树与果 /025

窗 /030

大漠人和骆驼 /037

居延海，我的情与思 /043

租房记 /049

第二辑：文化谈片

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

——在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/059

在那遥远的地方

——对一个音乐老人的解读 /066

无聊与读书

——为第一个世界读书日而作 /071

也是纪念

——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/076

朗读《生死朗读》 /080

青草如玉 /084

我在山顶上写下的只言片语 /088

蒜说 /091

“人不如狗”的一种解析 /095

标语的“妙”用 /098

第三辑：灯下絮言

女儿与书 /105

童话 /108

亲近自然 /112

屋顶上的渴望 /118

生长在井里的白蘑菇 /123

从针眼儿里漏下去的沙米 /126

舞着的二姐 /130

怀念一个女孩 /136

送一束鲜花给你 /142

同学的故事

——为毕业三十年同学聚会而作 /147

随意
溪流

目录 CONTENTS

第四辑：马儿庄笔记

一间自己的屋子

——《马儿庄笔记》之一 / 157

月光之下

——《马儿庄笔记》之二 / 161

荞面饸饹

——《马儿庄笔记》之三 / 164

丰收的西瓜

——《马儿庄笔记》之四 / 167

周末的校园

——《马儿庄笔记》之五 / 171

羊不语

——《马儿庄笔记》之六 / 177

第五辑：故乡寄语

向一个伟大的灵魂致敬

——写在文学恩师魏巴特尔先生一周年祭日之际 / 185

大漠·人生·诗情

——诗集《唱给阿拉善的歌》读后 / 196

“眼睛弯成音符之后……”

——郭春浮诗歌创作浅析 /203

驼背上的咏叹

——小记歌曲《驼乡之子》 /207

秋风一去

——有感《第二次出名》 /211

我写海荣 /216

老方不老 /221

随意
溪流

目录
CONTENTS

随意的
溪流

第一辑

旅途行吟

圣地初旅

不久前,我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样一种说法,当今国外的普通老百姓只记住了两个中国人。这两个中国人,一个是李小龙,一个毛泽东。将这两个人相提并论,就多多少少给人以“同日而语”的意思,至少对于我来说,心里不那么舒服,一时难以接受。一个是武术明星,一个是人民大救星,让我反复掂量了多时。掂量到后来,就有一些释然了,我是这样想的,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普通老百姓,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社会群体,能够让全世界的普通老百姓记住一个人,绝非易事。

接着就有了延安之行。

是我所在的报社组织的,意图不言而喻,借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。因此,我们将这次旅行亲切地称之为“红色之旅”。一行十几个人,我们几个年龄大些的,则携了妻子和孩子同行,属于特殊照顾和对待,心里自然是感激不尽。毕竟是第一次去延安,同行的人一路上都很兴奋,议论着革命圣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,猜测着延河、宝塔山、枣园、杨家岭的样子。这些烙有深深的革命象征和时代记忆的地名,虽然我们自小就耳熟能详,却不曾亲眼目睹过,现在就要和它们进行零距离接触,怎能不心情激动呢?

途经宁夏陶乐、盐池两县,到了定边,就开始进入陕北了。

陕北,多么大气的一个名字,如雷贯耳。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,撇开那早已烟消云散的千年历史风云不说,只说共产党领导的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命运紧紧相连、息息相关的中国革命,就让人们产生无限的感慨。还有那一唱三叹、回肠荡气的信天游,同样能够让人们产生无限的遐想。

陕北,还是一片文学的沃壤。

20世纪40年代李季先生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;新中国成立后,贺敬之先生的《回延安》;新时期以来,路遥先生的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,更是让陕北走进了文学的神圣殿堂。这些情厚境美、韵味深长的作品,不仅显示了西部文学的广阔前景,也为人们认识和了解陕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独特的精神入口。记得《人生》发表出来后人们争相传阅,盛况空前,一时洛阳纸贵。那一年我还只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,青涩懵懂,读过了这篇作品后却有如醍醐灌顶,久久难以释怀,不知流下了多少感动的泪水。从高加林身上,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因为我也出身牧区家庭。牧区和农村、牧民和农民其实都一样,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,除了具象的劳动方式的区别,抽象的精神的异同确乎并不存在。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,我个人的命运与前途很可能和高加林如出一辙,甚至还不如他呢。后来,我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,其中肯定受到了《人生》这样振聋发聩的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,同时也在有关陕北的记忆里划上了又一道很深的印痕,即文学的陕北,或者陕北的文学。因此,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。

出了定边,然后是吴起、志丹、安塞。

这些同样耳熟能详的名字,在我们眼前具象为伸出手就可以触摸的山川、田野和村镇。越往前走,黄土高原的特征和气息越浓厚。山大沟深,深藏在高原褶皱里的一个个村庄,被一条蜿蜒曲折、迂回延伸的公路串联了起来。面对一座座耸入云天,却又贫瘠裸露的山塬,漫长的旅途便少了一缕浪漫,多了几分单调。车上的人开始昏昏欲睡,一个个东倒西歪,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,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几个年轻记者,已经对这样的旅途开始产生某种厌烦情绪了。

其实,站在历史的角度,我们行走的这条路线,就是一道记载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廊,阅尽沧桑,淬砺烽火,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,只不过很多东西被如水的岁月给剥蚀了,也有很多东西被深深地掩埋在黄土下面了。而九

曲十八弯的黄河，则以主动的姿态承载着历史的血腥或者辉煌浩浩荡荡，顺流而下。是的，在黄河中下游的任何一处，掬起一捧水喝进去，便能够有刻骨的体味，那就是水土交融。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喝进去黄河水的时候，也就是喝进去黄土，也就是体味历史。

相对于历史，人总是渺小的，无法逃脱历史的规律。经历了底层贫寒生活的人很多，历朝历代，俯拾皆是；身处历史转折的节点上而选择孤注一掷的人很少，这样的人是人中豪杰；如果还能够高瞻远瞩、高屋建瓴，视民族大义为毕生的追求，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历史往往选择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应该是领袖，也必将将是领袖。美国学者迈克尔·H·哈特写过这样一本书，书名叫《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》，毛泽东列第二十位。释义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夺取政权，并在以后的二十七年中，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改造。我觉得这样的解释，虽然简洁凝练、一目了然，却未免显得有点冷冰冰或者硬邦邦的。还是陕北民歌《东方红》唱得好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。”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认知，中国的老百姓有自己的表达方式，更形象，更生动，更具有人情味，也就更加完美。我们曾在铺天盖地的红色宣传画，在各种版本的革命历史教科书中认识了陕北，认识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，尽管一知半解，并不全面和完整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如果理想主义还没有泯灭，如果英雄主义还有市场，我们迷恋延安，我们谈论革命，至少有一个共同的道理：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。

毫无疑问，作为生在新中国、长在红旗下的我辈，这一生至少去一次延安，是一个非常值得和必要的选择。否则，会成为一桩遗憾。

这次去延安的确又是一段非常艰苦的行程。为了节约经费，我们租用的是一辆私家面包车；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舍远求近，经常走的是便道。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是，车动不动就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上抛锚，反而比预计到达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天。坐在大幅度摇晃颠簸的车里，时间长了竟能产生某种

幻觉,感觉已经不是车在摇晃颠簸,而是两边的黄土大山在摇晃颠簸。三摇两晃便摇晃出了几孔古朴的窑洞、几棵沧桑的老树,或者一个小小的清静的村落、一个小小的人来人往的集市。看来慢有慢的好处,走马观花总比跑马观花要好。

途中我们在一个不大的山村里小憩片刻,我们一家三口信步走进一间土屋,和主人交谈起来。房东是个年轻妇女,看见我们时脸上略显羞赧,身边围着她两个孩子。两个孩子脸蛋儿红彤彤的,穿着不甚整齐,却不怯生,目光大胆,看来是见多不怪。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分,好客的女主人让我女儿品尝他们的碗中餐。后来,女儿小嘴鼓鼓地走出土屋,将饭团吐在妻子的手心里,妻子又将手心摊开要我看。我将饭团作了一番分析,只有小米和土豆。看来,这里的老百姓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饮食习惯,养育中国革命的小米仍然是他们餐桌上的主食。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,三餐如斯,可属温饱标准?我的心情挺复杂的,耳畔似乎响起那低沉缓慢的信天游。这使得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桩趣事:有一次我抱着牙牙学语的女儿出门,正好路遇一口大白猪哼哼唧唧地蹒跚而过,女儿突然神情愉悦地指着那猪说,肉!这个小小的故事让我思之许久。现在这个陕北房东的小小故事又让我浮想联翩。人都是乐于享受的。我也才明白了,仅仅靠歌声是不够的,歌声能够美化生活、诗意生活,却不能够替代生活。所谓“诗意的栖居”,应该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。是不是应该这样说,物质生活结实饱满了,精神生活才能更加丰富多彩。

陕北的乡亲令我崇敬,作为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后来人,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顽强的生存能力,不断给世人以深刻的启悟。他们是一株株挺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枣树,于干渴与苦涩中奉送给这个世界一颗颗红亮的心。陕北人民更应该让我们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永记不忘。

再往前走,鸡鸣狗吠,猪哼驴骡叫,人烟就逐渐变得稠密了。一处处田陌一层层绿,树木也开始葱郁起来,而且以枣树居多,大部分枣树虬枝坚劲,想必是很有一些年月了。俗话说,有枣没枣打三竿,高高的枣树上结满了等待收

获的果实，半遮半掩，半红半绿。车到安塞后，我们略作停留，有名的安塞腰鼓吸引了我们的眼球，勾起我们购买的欲望。满街的安塞腰鼓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。及至后来，我们的面包车里几乎到处挂满了这种只能当做饰物的旅游产品，满车红得耀眼，还时不时地相互碰触、叮咚作响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过了安塞，就是延安了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一座著名的宝塔山。而且我敢这样说，我们对延安宝塔山的熟知程度，绝对不亚于北京天安门。作为革命圣地的象征，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，它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。山城延安比我想象的要喧嚣得多，也繁华得多。延河两岸楼房林立，街上是穿梭的车辆和嘈杂的人流，喇叭里播放的音乐既有高亢的秦腔，又有流行歌曲，与西北的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革命圣地延安，给初访者以这样一个侧面展示着自己，表明它已经步入市场经济的阔海。在我们入住的延河饭店旁边，有一家叫做实验餐饮部的饭馆，我们兴味盎然地进去吃了一顿饭，结账的时候才知道被狠狠地宰了一把。再回首门头上书写的“实验”二字，颇觉其中意味深长，看来沿袭传统的革命老区人民憨厚朴实的思维定势，难免与现实有所抵触。我这样说，其实并无贬义。山中一日，世外千年，城市与山区毕竟是大不一样的，延安是革命圣地不假，但远非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，如果拒绝现代商业文明，那才是咄咄怪事呢。

第二天，我们轻装前行，直奔目的地而去。凤凰山、杨家岭、枣园、王家坪、宝塔山等等，才是我们此行的目标。那几排坐落在半山腰的看似普普通通的窑洞，更能够给我们以灵魂的冲击，让我们觉得非常亲切，见物而动情，凝神而思索。

我们第一天参观的分别是凤凰山和杨家岭革命旧址。1935年10月，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其领袖们入住延安。当时，党中央以及毛泽东等人入住延安后，房屋和窑洞都是借用老百姓的，条件十分艰苦。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，党中央多次召开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会议，领导了著名的延

安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；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，毛泽东伴着一盏孤灯，伏在一张木桌上写出了他的惊世大作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《论持久战》《愚公移山》《为人民服务》和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；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，毛泽东会见了柯棣华、爱德华、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、诺尔曼·白求恩等国际友人，并和他们亲切畅谈。后来，斯特朗曾经撰文说，有毛泽东这样亲民的领袖，中国革命怎么能不胜利呢？

在枣园，我们参观了当时的五大书记——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的旧居，同样令人心生敬仰之情。在枣园书记处礼堂的会议室里，有一幅照片格外醒目。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看到的，毛泽东登上飞机后向送别的人们挥手告别的那幅照片，时间定格在1945年8月28日，绝对堪称经典。要知道，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时，自己竟然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，头上戴的那顶盔式太阳帽还是周恩来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应该特别感激作家方纪先生，是他将这一难能可贵的、瞬间定格的历史镜头，用妙笔抒写成了著名的散文《挥手之间》，然后得以广泛传播。

在王家坪，我们参观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总司令部。就是在这里，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、新四军，以及解放区军民坚持了八年敌后抗战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毛泽东的居所内，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和儿子毛岸英在延安留下的唯一的合影照片。弥足珍贵的照片上，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毛岸英年轻俊朗、英气蓬勃……

随着参观行程即将结束，我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有些怅然起来。是的，斯人已去，庭树依旧在，小院的石桌上虽然没有那时的一杯清茶，刀刻的棋盘上还似留有一缕鏖战的硝烟。窗明几净，一台小小的石砚，几支已被写秃的毛笔，墨已凝结，仍觉能够觑见那挑灯熬夜的著书人。枝头枣未红，灶黑锅冷点水无，好像那迎接战友和亲人的土炕还是热乎乎的……置身这样的氛围，虽说身体是现实主义的，但灵魂却是浪漫主义的，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这点文气实在是不够用。但我相信自己的感受，虽然许多的感受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珍

藏在记忆里亦无不可。

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
双手搂定宝塔山。
千声万声呼唤你，
——母亲延安就在这里。

与方纪先生的《挥手之间》一样，贺敬之先生的《回延安》，也是我们都很熟知的文学名篇，中学课本里就有。在包括纪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在内的有关活动中，我们不止一次满怀深情地朗诵过，并为之心旷神怡，为之欢欣鼓舞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时间太紧，我们此行没有能够如愿登上那座沐浴了千年风雨的宝塔山。我们只好站在延河桥上，让革命圣地的象征，做了留念照片上的背景。不过，和陕北人民的遗憾相比较，我们的这点遗憾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

1947年3月18日傍晚时分，在二纵队司令王震和周恩来的一再催促下，毛泽东缓缓步出窑洞，恋恋不舍地向处在暮色苍茫中的延安古城望了一眼后，离开了他生活、工作和战斗了十三年之久的延安，从此再没有回去过。之后，陕甘宁边区人民十分怀念毛泽东，有陕甘宁边区民歌《毛主席是大救星》为证：

莲花生在水里头，
毛主席在咱心里头；
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，
忘了娘老子也忘不了你……

戏说固原

在《黄河工商报》当记者期间,我用两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宁夏的每一个市县。应该说,这里的山山水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譬如吴忠的塞上江南般的千顷稻田,中卫的沙坡头和黄河落日,泾源的老龙潭和凉殿峡,青铜峡的水利枢纽大坝,等等,都是引人入胜的景致。

我在这里想说的却是固原。

固原,在我有限的记忆当中,是因为“穷”而出了名的。且不说穷甲全国,连总部设在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纽约的联合国都知道,还上了人家的“穷”名单。穷也能够穷出一些名堂,穷出中国,穷向世界,可见固原很简单。因为这篇文章是“戏说”,其中多少有点儿调侃的意思,但绝对没有恶意,首先要请读者包涵和理解。

我最先知道固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,是在我的同学那里,这是实话。上大学时,我有几个同学就是固原的,而且基本上都来自农村,不用打听,仅凭衣着和说话就能判断出来。其中一个姓海,大海的海,来自固原的西吉县官厅乡。海同学朴实憨厚,心地善良,平时话语不多,学习刻苦,在学校的体育活动场上是难得看见他的。他突出的特点是饭量大,大得有点儿出奇,一顿饭用一根筷子穿五六个馒头还是吃不饱,直埋怨城里的白面没有筋骨,不扛饿。家在城里的同学就每月主动资助他一些饭菜票,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个海同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他的老家,官至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,任劳任怨,工作非常出色,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而过世,时年三十八岁,让人扼腕叹息。

更有一个真实的笑话。来自固原三营的老孙,有一次和同宿舍的几个人